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嘉定錢大昕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曰者足下在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

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

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隳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

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慙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  
否惟足下裁察

與戴東原書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  
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卽得其書讀之頃  
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  
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  
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河也宣城能用西學  
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  
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

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辨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傳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

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  
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  
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  
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  
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  
史之梁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眞象也約  
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  
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  
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  
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

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以矛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同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創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



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土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眞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羲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

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與段若膺書

聞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繹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徧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胖爲普旺切讀閩爲戶工切卽閩有一方尙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尙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卽吾台子之台非不可變如哈音而

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怕真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  
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  
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閒有歧出之音故  
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  
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唇之聲  
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祖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  
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  
有必不可通之韻不得以魚休之轉彭亨而通庚于豪  
無俚之轉無聊而通之于蕭寧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  
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如真與清東與侵閒有

數字相出入或出于方言或由于聲轉要皆有脉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醵醵韓詩作賕正與飴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諄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謫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謫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菑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韵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愚管之見未識有當否幸賜鑒察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辯之  
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  
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  
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大壺山古  
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  
爲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  
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偁書孔氏詩  
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冲上書進

御不以爲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已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尙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爲潒同之爲𣶒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蒼水不从水旁遂謂今文作蒼史記亦當作蒼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閒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尙書改史記必改爲漾其能改作潒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

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潛爲古文則漾必是今文漢書之養水卽从古文而省水有決非今文則作養字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幸足下之教我也

荅孫淵如書

足下研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汲造自得求之今之學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成一家言何足以益足下乎來教謂抔卽搆之省𦰇𦰇本一字又謂仿仞腓臂乃古通寫字徐鉉以𦰇爲俗失

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訪邴異文卽仿何相通之例說  
文引詩不敢不踏又作棘脊束亦通寫字也足下疑適  
仍息凶存才之類非諧聲以僕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  
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  
同母也存取才聲息取凶聲風取凡聲皆聲之正轉單  
从軍聲輦轉爲熏也祈从斤聲祈轉爲芹也輦卽坎字  
坎與空相轉故輦爲輦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  
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囙得聲說文腹嬰聲而讀若宰  
輦蚩聲而讀若騁幹弇聲而讀若應者占聲而讀若耿  
朋朋聲而讀若陪壽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



敬豈聲而讀若狼蹠扁聲而讀若萃羹入聲而讀若頒

又讀若非

古音非如悲

隄是聲而讀若瑱楫胥聲而讀若莢

邗年聲而讀若寧螭侖聲而讀若戾棧炎聲而讀若導

三年導服導卽禪之轉

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

慢命卽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

兀聲今本無聲字元卽兀之轉故髡从兀亦从元車軌

字說文作軌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

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攷爲敝聲爲款居爲開

瀟爲滿莫非同聲艸根爲莖木頂爲榦禾芒爲秒瓜當

爲蒂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思有囟音又何疑焉但此

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聞夾漈陋儒遂謂七音之學乃自西域而來此與窮子之舍衣珠而乞食無異崑山顧氏之言古音善矣而於聲音文字之本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若夫舍諧聲而言會意二徐之後流爲介甫大率穿鑿傳會自通人觀之直可覆醬瓿耳足下旣悟同母之可諧而又疑而不信仍以會意求之愚以爲諧諧而意自不悖叔重明云諧聲則必無出於非聲者雙聲疊韻皆天籟也裘从求而讀渠之切那从秝而讀諾何切侮从母而讀文甫切倩从青而讀倉見切母無鄙切而蝦蟇與雨叶難那干切而隰桑與阿叶興許應切

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兩讀者皆聲之轉三百篇之例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言也足下以爲然乎不乎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儼字足下謂震絃卽振旅之異文敬聞命矣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卽當刊正以志不忘冬寒惟自愛不宣

荅李南澗書

尊使至知年兄于六月內奉太夫人之諱悲哀切至而僕遠在千里外無從具生芻絮酒之敬僕之抱愧甚矣來教欲僕爲表誌之文及讀年兄所撰行狀文筆古雅至性肫摯流露行墨間洵爲必傳之作昔柳州廬陵皆

嘗表其先人之墓今年兄之文自能不朽其親矣曷不  
仿此例爲之若僕之文平淺恐未能傳世而有虛年兄  
之盛意也但交好有年不敢固辭謹撰尊甫太翁墓表  
太夫人墓誌各一道皆撫取行狀中語掠美之誚諒所  
不免行狀所述嘉言懿行可采者甚多因篇幅毋取太  
長割愛置之然卽此已足不朽矣表誌旣出一手故所  
載三代子姓及葬地兩篇各有詳略意取互見未識於  
體製有合否也撰書人銜名或在文之前或在文之後  
古人初無一定可以不拘結銜止署本官階今人多有  
書賜進士及第出身者似亦無妨但宋元碑却未見恐

是明人始有之惟稱呼弟姪晚侍之類起于近日最爲陋惡想好古者斷不效之耳天寒讀禮惟以道自愛不宣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某頓首總纂執事某學殖謫劣於輿地一門尤非專家志局初開未嘗與編纂之列頃以白華侍讀出差承乏攝事於全書體例既未甚諳瓜代之期亦不過數月惟是後進末學得追陪長者之步趨飲間清論不勝幸甚受事以後偶檢舊稿人物一門竊有貢疑敢達之左右夫輿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長是邦游釣所在俾

後世間其風者興高山景行之息至若魏晉以降士大夫以門第相尙王必太原琅邪李則隴西趙魏謝稱陳魏裴號河東雖去其鄉國更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志州郡者昧於疆域濫收以備鄉賢之數甚可笑也顏氏本琅邪臨沂人顏魯公撰先廟碑稱西平靖侯含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魏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魏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然則延之協晃之推諸人

史書琅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今沂州無涉  
矣逮之推遭亂由齊入周子孫畱居關中爲雍州萬年  
人之推雖嘗名其子思魯以寓故鄉之思訖未間還居  
琅邪今沂州府人物收顏師古真鄉杲鄉泉明等實沿  
襲之譌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魏蘇軾而顏濱遺老又名  
其集曰樂城今若以二蘇入真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  
愚意若此類者竝當博攷改正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  
陋又執事於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一條疑有脫譌  
委令檢照元文蓋以初任之官不當言夏調意其曾歷  
它官故爾愚攷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

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小顏注竝訓調爲選廣韻調  
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乃知古人所云調者只  
是試選之義略舉唐史數事證之蘇弁擢進士調奉天  
主簿杜正倫秀才高第調武騎尉劉從一擢進士宏詞  
第調渭南尉徐彥伯對策高第調永壽尉狄仁傑舉明  
經調汴州參軍宋務光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張柬之  
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劉幽求舉制科中第調闕中尉  
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李翱中進士第始調校  
書郎皆初任而云調與韋安石傳文不異桓彥範以門  
蔭調右翊衛則任子初選亦云調也韋澳第進士復擢



宏詞十年不有調猶今人之不赴選也宋時人謂常調  
官好做常調猶云常選非今之所謂調也漢薛宣爲左  
馮翊以潁陽多盜賊令薛恭職不辦栗邑縣小辟易治  
令尹賞久用事乃奏賞與恭換縣今時州縣繁簡對調  
之例蓋因於此而史不云調稽之字書調亦無更換之  
義改調降調之名明史始有之唐以前未之有也卿舉  
所聞以塞下詢伏希審察

與晦之論爾雅書

得晦之書知方讀爾雅從事於訓詁及蟲魚艸木之學  
甚慰以喜嘗病後之儒者膠訓詁而談名理日記誦爲

俗生訶多聞爲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便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

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尙若崑山顧氏吳江陳氏長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爲一人一家之說所囿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未有如我

朝之盛者也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

有圖贊則今亦亡之尙書正義引景純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刪非完書矣釋鳥桑屬竊脂文凡再見攷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卽如所言竊元竊黃者豈復盜竊元黃乎若冬鴈竊黃之下果有桑屬竊脂句則景純注明云諸

鴈皆因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之爲淺白義已顯然毋庸爲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春鴈鵠鴈至宵鴈噴噴凡七鴈其文相次今本多桑鴈句則當云八鴈矣故知此句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此不精之失也宋初古書之存者多矣邢所徵引不過九經義疏經典釋文而尙不免於遺漏它書固未能津逮此又不博之失也予昔在京師有志撰述掇李孫之墜遺糾郭邢之違失至於康成之說經叔重之解字參互取訂啟悟良多嘗欲勒爲一編以附述者之後繼有刊定元史之舉力未能兼迺輟弗爲今晦之欲從事此書

則子攷稽有年千慮之中或有一得暇日出以相質何如來書疑舍人爲何人攷陸氏釋文稱健爲罷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附去政和證類本艸一部卽檢收之

###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猥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

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勲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

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飭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父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

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矧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



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濘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如淳引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佐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顏師古據晉灼以如說爲非謂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此不通之論也史記百三十篇惟自序前半篇稱太史公者謂其父談其它皆自稱之詞尊父可也尊己不可也未爲太史公以前稱名旣爲太史公則稱官此史家之常例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何私尊之

有小司馬索隱引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  
朔皆署曰太史公以爲太史公是朔稱而又疑其未  
實愚謂朔所署曰太史公者題其書名曰太史公漢  
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此卽朔所署之名非謂書中凡稱太史公者皆朔所  
竄入也李巨來與靈皋書言太史公曰四字皆史記  
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凡稱太史公曰  
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爾此說是矣漢儀注衛宏所  
撰巨來謂衛宏注卽不可信而漢儀固有是官似分  
漢儀與注而二之則攷之未審也

與友人書

昨偶讀足下文篇未自題太僕少卿僕以爲不當脫漏寺字足下殊不謂然足下所據者唐宋石刻僕謂惟唐宋人結銜不得有寺字自明以來官制與唐宋異不當沿唐宋之稱蓋九卿之稱秦漢以來凡三變曰太常曰太僕曰光祿勳位列九卿而官名無卿字此漢魏至宋齊之制也梁陳以後官名始綴卿字後齊始定太常太僕光祿等爲九寺而唐宋因之然當時省臺院寺之名皆不入銜如中書舍人不云中書省舍人御史大夫不云御史臺大夫翰林學士不云翰林院學士世所共知

也唐人石刻如太常光祿卿之不稱寺正與此類非可  
書而不書也明初廢中書省而以六部爲百僚之長由  
是院寺司監皆以入銜與唐宋故事異矣自明中葉古  
文之法不講題銜多以意更易由是學士大夫之著述  
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足下方以古文提唱一世當  
起而正之勿以爲無足重輕而置之也近日古文家推  
秀水朱氏子觀其集中稱知府知縣必云知某府事知  
某縣事此宋之官制豈可施于今日亦是好古之病足  
下以爲然乎否

復倪敬堂書

頃從俞嘯樓舍親處接讀手教慰問并蒙厚儀感媿之  
私銜結肺腑 皇十二子所致賻儀亦隨祇領竊念  
皇十二子天資淳粹至性過人不孝陪講兩年曾未效  
勺涓之益前夏銜恤里門艸土昏迷不敢遽通寸啟家  
居所見邸報竝無薨逝之問直到持齋前輩南來方審  
其實而百日已過奔臨無自昔賈生以梁王勝之沒哭  
泣自傷遂至殞生區區之忱今古同揆至此項致賻係  
前秋之事乃因展轉稽遲歲華再易未減二年之字已  
成千古之悲挂劍有懷驂鸞永隔撫心載慙沒齒奚言  
惟執事察其情而哀其志焉內直諸同好及同年諸君

不及徧啟晤時乞道及無任銜感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三

九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嘉定錢大昕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得手教循環誦惟喜無量先生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癥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俾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采其爲榮幸非所敢望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先生詳察夫檢校兼守判知之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卻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

皆列於宰相表與眞授者無別而字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任蓋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若今署事矣中葉以後諸將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射尙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尙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而外它官亦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有九蓋卽沿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纔遷司徒曹份以檢校太師



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尙在眞三公之下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符璘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結銜云朝議大夫守尙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

不如守之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云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蓋用隔品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領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矣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以其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稍示區別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曹尙書從二品而權尙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從四品則權知與知亦大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勅國重事潞公本以守太師致

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爲罷  
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  
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改官制以侍  
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  
而進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弼呂公著之守  
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眞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  
三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因辭  
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惟宋時有  
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  
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官也

差遣罷而官職尙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儕於編戶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方密之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日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遂以爲無之耳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卽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出翰林故典籍卽爲內閣之屬

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院別設典簿稍區而二之矣  
隋書百官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  
未明言何匹細檢下文有云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  
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也尊集體大思  
精直追唐宋作者蒙委讐校謹就鄙見所及證據一二  
開具別紙暑暘恐勞起居得雨稍涼當走謁不宣

再荅袁簡齋書

蒙詢秦漢賜祿及唐同三品之稱謹按賜祿始於商鞅  
以旌首功漢時或以卹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民  
祿一級或二級三級史不絕書大約公乘以下與齊民

無異五大夫以上始得復其身民賜祿者至公乘而止  
廢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贖貧者得  
賣與人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保  
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褭或云公士上造大率  
皆有祿者雖擁高祿尙雜庸保祿之冗濫如此至五大  
夫以上則以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之勤事者及列侯  
嗣子然攷之史漢自卜式桑羊而外書賜祿者寥寥非  
無祿也賜祿不足爲榮史家略而不書也民祿不過公  
乘而入粟之法行則有至大庶長者大庶長去關內侯  
一級耳然鬻祿而不鬻官官有員祿無員此趙錯所謂

出於口而無窮者也先生謂普賜天下民廢自惠帝始  
旣云普矣將人人有廢又賣與何人愚攷之紀多云賜  
民廢戶一級或不云戶者史家省文師古曰賜廢者一  
家之長得之也一戶惟賜一人子姓昆弟皆不得與固  
無嫌賣用不售矣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  
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入相而官未至侍  
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  
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  
品自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  
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

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葉以降並有除侍  
中中書令而不入政府者矣若謂官不得過三品唐志  
本無此文也區區所聞惟先生決其然否

三荅袁簡齋書

別來又逾旬日溽暑未退不得時奉誨言伏惟台候萬  
福昨蒙詢及史事數則謹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以備  
采擇宋時諸州設通判其結銜云通判某州某州事元  
諸路總管府置同知其結銜亦云同知某路總管府事  
其稱某府同知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時亦猶宋之郡守  
稱知某府某府事而明直稱某府知府也通判在宋初



雖有監州之諺然其權仍出知州之下中葉以後其選益輕東坡通判杭州寄子由詩有餘杭別駕無功勞之句則通判之稱別駕宋時已然若同知俗稱司馬想是起於明時然以唐制言之別駕司馬雖均爲刺史之佐而司馬卻在別駕之下要溯而上之至於兩漢則司馬乃典兵之官本非郡僚攷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司馬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候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今人所得漢印有軍司馬軍假司馬別部司馬軍曲候諸稱皆將軍之屬領兵者若郡守之貳爲丞爲長史

無所謂司馬也刺史之下只有從事掾史亦無司馬也  
晉宋以降除刺史者必加將軍持節都督軍事故刺史  
之屬得置司馬隋唐改太守爲刺史因以司馬爲郡佐  
亦習焉不察耳漢制刺史之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  
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爲卑而魯子敬稱龐  
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者  
蓋其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予奪之柄  
較之百里作宰者輕重大不作矣元中書省有右丞相  
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  
輔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爲之平章閒有

用事者右丞以下雖曰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世祖之世平章兼用漢人成宗以後漢人授平章不過李孟張瑄王毅三人右丞以下始參以漢人然南人初無入中書者順帝時始有危素一人亦僅得參政耳色目三十一種輟耕錄具載其目要其最貴者回回畏吾康里唐兀欽察雍古數種而已契丹女直謂之漢人不在色目之列幹耳朶者蒙古語猶言營盤也太祖四幹耳朶皆有皇后數人元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號公主也元時各路總管府及州縣俱置達魯花赤王圻謂達魯花赤國言荷包壓口蓋取管

轄之義然元人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監縣則又有監察之義矣遼金之世所云一字王者如秦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羗王則必兩字如混同羗王金源羗王是也金史百官志諸紮詳穩一員在部族節度使之後諸移里董司之前則紮亦部落之稱古今字書俱無紮字記有一書讀紮作管音亦不知所據也客中未攜書籍兼之多病善忘註漏舛錯不知所裁惟執事教之

荅大興朱侍郎書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

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己卯或云辛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直辛未孔穎達詩正義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

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昧而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  
殷爲己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  
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  
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漢高帝元年爲乙  
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漢元年引漢志  
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因敦孟堅所  
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  
已鮮知之故虞恭宗所輩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  
歲無由超辰蓋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  
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己卯矣然鄭康成

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  
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  
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昕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  
年歲在涪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  
涪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  
漢東漢距西漢尙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  
距秦始皇則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  
周初已闕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已卯  
歲本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已卯若竹書  
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閭下謂歲星

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  
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卽歲  
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古人制攝提  
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  
其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  
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  
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出東方是月斗  
建未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  
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盡然



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  
建子爲開主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  
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例推之則謂周  
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  
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閏逢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  
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  
往於此致疑其實無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  
但用太歲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  
難通者多矣鄙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  
因閣下之詢爰述所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去歲兩奉手書慰問周至足下在西曹蘇劇之地而撰述甚富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卽不作吏亦未必不廢也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益用張揖廣雅之說愚謂古人旣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卽以當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旣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卽翼奉封事亦似以

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  
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稚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  
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  
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  
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  
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趨營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  
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  
皆然此真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提格歲者太  
陰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歲星舍斗牽牛卽星紀之  
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

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

同而實異

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當云歲陰不當云太歲也

淮南與史公文異

而實同知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公明云攝提格歲吾是以知太陰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書正合晉

灼改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小歲  
咸池爲大歲大與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  
別有太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漢碑歲在戊午名曰  
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  
所撰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  
陰或云歲陰若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  
亦相矛盾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  
歲行一次尙有餘分積至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  
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此超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辰則左氏所紀歲

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星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稱太歲非此之語卽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當爲丁丑漢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蓋其時距後漢百有餘年當超一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氏謂秦始皇卽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而云涒灘者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也又溯而上之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

見孔穎達疏

而今人命爲己卯自周初至後漢千有

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榦枝不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耳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盡其同異唯足下幸教之

荅盧學士書

來教謂續漢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旦中當是心半非心二半僕初校時但據閏本添二字初未布算茲以四分術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

淺矣惟是尊敎云中與節相距之度不過十四十五之間則恐未爲定率卽以旦中一條言之斗少至斗十一斗十一至斗廿一相距僅十度參五至井十六井十六至鬼三相距且廿度其故由於晝漏之長短不齊非如日所在度之有常也至心半之半刊本俱作大書竊謂半與少大皆不滿一度之別名當與少大強弱一例分注它如驚蟄斗少大暑尾十五半白露參五半小雪室二半大雪壁半諸少半字亦皆不應大書也上文論昏明定度一條但云其餘四之如法爲少而不言半大似亦缺漏宜依乾象術之例添二句云二爲半三爲大方



與後文相應未審閣下以爲何如聞文從卽日過蘇相  
晤非遠天寒珍重眠食不宣

又

讀閣下所校太元經云向借得一舊本似北宋刻未署  
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  
勘大昕案宋時寄祿官分左右唯東都元祐南渡紹興  
至乾道爲然蓋以進士出身者爲左任子爲右也而建  
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句當公事爲幹辦公事此結銜  
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句當字多  
易爲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去冬於吳

門見司馬溫公集注太元六卷後附許翰解四卷舊鈔本甚完善袁上舍又愷曾借錄其副溫公書亦收於道藏許解則道藏并未收也不識閣下已見之否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足下謂秦楚之際月表當稱秦漢不當以楚踞漢先儼然承周秦之統其意誠善然蒙未敢以爲然也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讀者可於言外得之卽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指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深惡也秦雖并天下附書於六國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

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卽儕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於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初興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旣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

此亦實之不可沒者也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朱元明儒者訾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蓋讀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尋其用意之所在不肖執單詞以周內文致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天官書文字古奧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於甘石之傳今世所稱甘石星經乃後人僞託多襲用晉隋二志而稍爲異同要其剽竊之迹自不能掩較之太史公書猶周鼎之與康瓠也易曰天垂象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古人測星但舉其大而明者取象以擬百官庶物後世

臺官增入附近微細諸星名目雖多轉不如古人之簡  
易且如危三星有蓋屋之象故云危爲蓋屋而後人別  
指旁小星以實蓋屋之名咸池本兼五潢五車三柱而  
言故云天五潢又云五帝車舍其匡衛甚廣因以表西  
方諸宿淮南天文訓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又云斗杓爲  
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  
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咸池亦以五  
車爲匡衛皆有週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天潢  
之義與咸池同潢卽池也後人析爲數名但以三小星  
當咸池失其義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

天之五官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足下據晉志以糾史公愚謂晉志星名係後來增加非史公之疏漏也足下又疑西宮下缺白虎兩字愚謂參爲白虎已見下文此處不當更舉史漢未嘗以四獸領四方諸宿或先書或後書於例初無嫌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來教駁僕所論武安侯奉邑食餼一條謂欒布所封俞乃別一地非清河之餼且言縣侯必盡食一縣反覆援引可謂博學而明辨矣然愚意猶有未釋然者攷呂后封俞侯呂宅景帝封俞侯欒布班表皆不言封國所在

至蘇林酈道元司馬貞輩始以清河之鄒當之足下疑其別有一俞地固無不可至謂封國必盡食一縣不獨陳平一人則愚請以史漢正文證之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已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陰五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鄼本八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二千或并不及二千

而鄧侯之名不改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餘戶及其後  
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侯但以封戶定  
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尙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要  
以後漢書證之伏湛封不其侯傳國至建安中始絕而  
靈帝時已封宋鄧爲不其鄉侯則不其一縣除伏侯食  
邑外尙有它鄉也以是推之樂布食邑僅千八百戶鄒  
縣戶口必不止此數其爲武安食邑亦無足異矣漢縣  
本有大小之分其大小以戶口而定所謂萬戶以上爲  
令減萬戶爲長也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見戶數適相  
等故得盡食其縣其餘諸公封戶雖多而其縣見戶或



浮於封戶之數則不能盡食矣非平之食封勝於蕭曹也足下又謂陳平盡食曲逆乃兼指亡匿戶口言之亦恐未然夫漢之封國雖計戶口仍以置域爲斷史公言漢初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是則復業戶口在列侯封內者例得兼食之不獨曲逆爲然史何必特書於本傳耶若陸賈之說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版籍言之平旣全食此縣故舉全盛之數以誇其富耳若云當時復業真有此數則十數年之間斷不能頓增五倍而休養百餘載至元光之世

乃轉耗其半尤無此理矣僕於讀史擇善而從非敢固執已見但以史漢參攷封君之盡食一縣者自曲逆而外既不多見而樂布之封鄒其說始於蘇林林去漢不遠或有所據故復申其義唯足下幸教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嘉定錢大昕

書三

與徐仲圖書

僕於輿地之學畱心廿餘年嘗恨東晉南北朝僑立州  
郡歲增月易名目叢複難以杜佑李吉甫樂史之淹博  
猶且十闕其六七不揣樵魯思欲理而董之而疑義紛  
挈無從質正近年始交陽湖洪孝廉稚存今又得交足  
下皆碑精地理卓然成家而足下謨次年表經緯分明  
於南北交爭置易陷復之迹瞭如視掌洵足補前人之

闕而爲後學之指南矣其中尙有一二疑不能釋請疏其大略以備采擇晉志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失過半乃僞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初不言置於何地而足下以歷陽實之徧檢晉宋齊志歷陽竝無置四郡之事未知足下何所據也且晉志述渡江州郡多不可信卽以此條論之上文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淪沒石氏則是淮北旣失之後所置其地當在淮南而安帝紀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預陽平太守劉千載爲賊所執是陽平在淮北不在淮南其難信者一宋志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竝在徐州部內宋之徐州在

淮北不在淮南其淮陽靚領甬城宿預等縣去京都水  
七百陸五百五十以道里準之正在舊臨淮靚界其難  
信者二宋志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不言元帝置  
北濟陰則宋孝建元年立并非晉所置其難信者三宋  
志於陽平濟陰二靚雖不言何時置然於陽平云故屬  
司州流寓來配於濟陰云屬兖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  
境若渡江之初僑人未有土斷之令不當云割配其難  
信者四宋末失淮北始僑立陽平於山陽北淮陽北濟  
陰於廣陵永初以前淮南尙無此四靚況於元帝渡江  
之初乎其難信者五夫南渡初尙未有此四僑靚則歷

陽之無此罷益可信矣宋志稱安帝改堂邑爲秦罷晉志則以爲元帝渡江所改并僑立尉氏縣屬焉足下謂元帝改堂邑爲秦罷而堂邑縣如故安帝改堂邑縣亦爲秦縣欲以彌縫二志之說僕以晉宋二史參互攷之王國寶毛泰劉穆之爲堂邑太守皆在安帝之世是安帝時尙有堂邑罷及劉裕當國以後向彌檀韶檀祗虞邱進相繼爲秦罷太守可知秦罷改名必在義熙中不在元帝渡江之時矣且向彌檀韶檀祗皆以秦罷太守兼北陳畱內史則北陳畱與秦罷同寄治堂邑而尉氏卽陳畱屬縣晉末尙有陳畱罷其并入秦罷或在義熙

土斷以後而晉志謂元帝卽以尉氏屬秦郡豈其然乎  
晉世僑立州郡皆不係以南名義熙恢復故土乃有北  
徐州北青州北彭城北琅邪北東潯北東莞北潁川諸  
名而在南州郡猶仍故名至永初受禪後始詔去北加  
南而晉志徃徃稱南徐南兗南豫南青又謂元帝置南  
東海南琅邪等郡明帝立南沛南清河等郡蓋唐人  
學誤仞宋志追稱之詞以爲晉時已有此名耳沿襲千  
有餘年至僕始悟其失頃見足下州郡表中頗有承用  
晉志者似宜訂正以破後來之惑故敢獻其狂狷惟足  
下裁之

荅談階平書

得足下書道及姚禮部駁僕漢書攷異中說秦三十六  
郡一條僕所據者班孟堅志本文以志解志非敢臆造  
禮部執史記分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南海諸郡  
乃在三十二年不當列於三十六郡之數似矣僕試卽  
以史記質之則三十六郡之分本非一年中事如東郡  
則始皇五年置矣潁川則十七年置矣會稽則二十五  
年置矣豈皆在二十六年乎不特此也巴蜀置於惠文  
南郡南陽隴西北地置於昭襄三川太原置於莊襄則  
并非始皇時矣上郡魏所置雲中鴈門代郡趙所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燕所置漢中楚所置則并非  
秦置矣而史皆繫之二十六年者以是歲爲兼并天下  
之始封建變爲郡縣至是遂一成而不可易故特記之  
前所置之二十餘郡與後所增之三郡總以三十六該  
之而前後復隨文別見古人敘事參差不若後人之泥  
也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三十三年攷南越尉佗列傳  
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  
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并天下至二世元  
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  
之君而後言二十六年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

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均是史公之書禮部援本紀以證其說僕即可援二傳以伸僕之說矣史公但云分三十六郡初未實指某某郡班志則明言之矣其敘漢郡國以秦三十六郡并高文景武昭所增正合百有三之數非猶有未備也司馬彪志郡國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蓋漢魏以前未有別南海諸郡於三十六之外者別之自裴駰始唐人修晉書祖述裴說因有四十郡之目相沿到今僕謂不如班史之可信也馬班二史述漢初事郡名固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此則諸侯私置

或二世增設要非始皇三十六郡之舊且亦隨置隨廢  
故班志略而不言以其不足言也非有所缺漏也裴駰  
之說不知所本恐是誤會始皇本紀之文若以前後文  
互證則是年實止置齊琅邪兩郡耳并前後通計之班  
志豈真與太史公相矛盾哉僕非護前而憚改顧史漢  
正文具在難以裴氏單詞遽詆班志爲未備故稍申愚  
管以備折衷足下試復於禮部不識夏有以啟僕之惑  
否

再與談階平書

僕前札中言及秦三十六郡鄙意但謂史公於始皇二

十六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兼南海三郡在內合前  
後所置言之班志所云與史公本非牴牾耳又引王翦  
南越兩傳以證略定揚越時已置此三郡弟爲存疑之  
詞初非因此并疑三十三年不當有略取陸梁地之事  
也足下謂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卽指會稽一郡然賈生  
過秦云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則百越與會稽  
究非一地王翦傳先言竟平荆地爲郡縣而後言南征  
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而南越傳實有  
與越雜處十三歲之語足下雖善辯但以本不可曉置  
之愚謂此語非甚難曉也當秦初并天下時王翦南征

百越已有三薺之名但因其君長俾自治之如後世羈  
縻之州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君長置官吏如  
內詔則在三十三年故本紀特書之傳與紀互見而兩  
不相妨徐野民未悟及此是以存疑到今僕又讀東越  
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詔與  
南越傳文略同而本紀不載置閩中詔其所以有載有  
不載者閩中雖有詔名仍以其君長治之秦未嘗別置  
守尉也南海三薺其初置蓋與閩中同厥後乃有任囂  
趙佗輩則等於內地詔縣矣此所以不書於二十六年  
以前而特書於三十三年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卽使

僕所引南越王剪兩傳果如足下說而秦之但有三十  
六郡別無四十郡則兩漢書有明文不可據裴駰說以  
汨之更不必因裴說之未的而別求它郡以實之此僕  
之本意也惟足下詳察

與姚姬傳書

昨於新城陳公子碩士所讀所著廬江九江二郡沿革  
攷以今縣推見漢置域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矣  
惟以廬江爲衡山改名則猶有未慊於心者夫淮南之  
分爲三在文帝十有六年曰淮南曰廬江曰衡山皆秦  
九江郡地在戰國則皆楚地也秦之九江郡跨江南北

楚漢之際以江南地析置豫章郡而鯨布封淮南兼得之淮南厲王因布故封文帝封厲王諸子盡以故地還之故廬江國兼有豫章郡得與楚交通也景帝平吳楚徙廬江王賜於衡山而廬江豫章俱爲漢郡其衡山之爲王國如故也武帝元狩元年王賜以謀反誅而國除爲衡山郡其三年以衡山地置六安國自後遂無衡山之名景十三王傳封膠東王寄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漢志敘衡山沿革於六安下不系於廬江下明乎衡山之與廬江無涉也廬江之爲郡在孝景初自後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

今欲并而合之難矣黥布初封史稱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罷皆屬焉攷其時吳芮徙封長沙以其地益布而芮故罷罷則當兼得江夏地厲王子勃封衡山亦當兼有枹鞅斬春諸縣至武帝建六安國分土始狹非復衡山之舊光武初因省六安入廬江若西京則衡山自衡山廬江自廬江未嘗合而爲一也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過淺測之太密班孟堅志罷國沿革精矣間有未備以紀傳攷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後儒闕其疑可矣謂漢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間改衡山爲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



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龍龍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  
彼單辭以爲定案也先生當代宗師一言之出當爲後  
世徵信敢獻所疑幸明以示我

與孫鳳陽書

承示所換鳳陽志簡而有要可稱佳槩但中有存疑者  
數事其一以唐分十道皆因山川形便鍾離在淮南而  
隸於河南爲不可解予案唐六典淮南道十有四州濠  
居其一元和縣志稱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  
山爲淮南之險貞元中竇參爲相據淮割地隸屬徐州  
及張建封死子愔爲本朝所立常挫王師其時朝廷幾

失淮南之地是濠之改隸淮南實始於竇參然吉甫已  
譏其不學昧於置理之制矣唐志所據者貞元以後之  
制非十道之舊也足下試采吉甫志之文編入沿革門  
則原委瞭然可免後來之疑矣足下又疑河南按察司  
行臺不當在縣境攷明時南北直隸不設布按二司而  
有巡守諸道巡守道銜皆假擬省布按之名此行臺蓋  
巡道之行署鳳陽與河南接壤故寄銜於河南非真河  
南按察也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史家之例以列傳爲重其列於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

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知道學之名欲以尊異程朱  
諸人後來無可充道學者而無識之輩競以儒林爲榮  
今志局所擬入儒林者未必悉孚公議且如王厚齋四  
明文獻之宗而不列之儒林豈厚齋之學行不如高閌  
黃宗明乎若謂厚齋以官高當入列傳則高閌袁燮父  
子班秩不在厚齋之下何以仍入儒林也袁桷張時徹  
沈一貫之入文苑似有意抑之然列傳諸人豈皆粹然  
無瑕者魏收所謂揚之升天按之入地此淺夫所爲昔  
人所譏其穢者而躬自蹈之吾不解也寶慶延祐兩志  
皆不立儒林文苑諸目羅願之志新安施宿之志會稽

潛說友之志臨安亦無此名也嘉靖志於儒林文苑外  
夏增淳德雋異之名尤爲冗設愚意當循胡袁二志之  
例總題之曰人物但以時代爲次不分優劣既遵古式  
又息爭端有尙友古人之識者自能別其孰爲大賢孰  
爲小賢也

荅王西莊書

得手教以所撰述於岷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  
洲何氏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試訶前哲爲咎愚以爲學  
問乃千秋事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  
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

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艮康成以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艮公子不害其爲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旣自命爲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艮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爲戒者也十七史商榷間已刊成或有譌字且未便刷印

乞將樣本寄下

與洪稚存書

足下札言國語日月會于龍虺已攷一字當之予幼讀  
東京賦卽疑虺與疚協韻未得其義後讀廣韻四覺部  
犯訓龍尾又與豚同乃悟虺爲犯之譌廣雅云豚臀也  
故龍尾亦有龍犯之稱然犯豚皆溠人俗字依說文當  
爲涿涿者流下滴與臀義相近蜀先主戲張裕云諸毛  
繞涿居而裕以潞涿應之明乎涿卽豚也古音涿如篤  
故轉爲鬪音東方朔傳鶴俛啄與竇轂爲韻易良馬逐  
釋文亦有胄音是其證也足下所攷之字未審與僕有

異同否願明以教我

與洪稚存書二

僕留意三國疆域有年常欲作志以補承祚之闕蜀吳屬彙粗具將次第魏事今讀尊製體大思精勝僕數倍已輟所業讓足下獨步矣其中有數事或可備葑菲之采敢略陳之歷陽有當利浦謂因王濬書有風利不得泊之語以爲名此說本於樂史寰宇記攷其實殊未然孫討逆傳稱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口周瑜傳亦云將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則當利之名漢末已有之豈待王濬平吳乃得名乎酒泉之福祿縣漢時本名祿

福班史及石刻曹全碑皆其明證至三國猶然龐涓傳  
及皇甫謐列女傳竝云祿福長尹嘉續漢志偶偵到二  
字而晉志因之又敦煌之淵泉淵譌爲拚涪陵之漢葭  
葭譌爲髮此皆不可不正者也漢陽之爲天水蓋魏初  
所改魏明帝紀張郃楊阜毘艾諸葛亮姜維諸傳無稱  
天水爲漢陽者艾傳又有天水太守王頌豈皆史臣追  
改乎晉志謂晉始復名天水者殆未可信惟足下進而  
教之

荅洪稚存書

得執事書知頃承



恩命入直 三天當今經師人師孰有先於執事者淡  
爲吾道之幸又述 親藩時復記憶賤名然僕病廢已  
久近則耳目益瞶眊舉動須人掖持鈞天舊游茫如隔  
世徒增不能奮飛之歎耳僕所攷秦三十六郡竝據漢  
志本文而姬傳輔之諸君皆不謂然今執事亦有是言  
蓋據晉志秦四十郡之文於襄駟所說三十六郡雖斥  
其妄而實取之唯易內史爲郡郡而已僕攷魏晉以前  
言秦地理者但言三十六郡未有言四十者史記秦始  
皇二十六年秦始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謂膠封  
建立郡縣始於此非謂三十六郡皆是年所分也若絀

攷之則是年平齊所置祇齊與琅邪兩郡耳并前置之  
三十一郡後置之三郡總計之故云三十六也史公但  
言分三十六郡而不列其目孟堅則明言某郡秦置某  
爲秦某郡合之正得三十六其末云本秦京師爲內史  
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多稍復開置又立  
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  
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志所  
稱增者增於三十六之外非增於四十之外也史公言  
三十六郡孟堅亦言三十六郡許慎說文高誘淮南注  
應劭風俗通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彪郡國志皆言秦

三十六氍是秦未始有四十氍也言四十氍者始於唐人修晉書其實本於裴駰駰據始皇取陸梁地在三十年故不數南海三氍而別求它氍以實之後人又取閩中氍以足四十之數遞相祖述牢不可破者千有餘年矣執事欲以氍當三十六氍之一然孟堅明言東海氍高帝置矣信它書不如信孟堅也漢志於武陵氍云高帝置不云故秦黔中於丹陽氍云故氍不言秦是駰所增無一可信不獨內史之爲妄劉原父刊誤雖多違失其云秦三十六氍無氍氍則合於漢志恐未可斥爲邪說也執事又謂閩中一氍不宜遺漏此亦未然

攷史記南越閩越二傳置閩中及南海三郡並在秦初

并天下之日

王翦傳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卽謂置四郡事

其時雖有郡

名仍不廢其君長其後遣尉屠睢取陸梁地誅其君設南海守尉等治之比於內郡故得列於三十六郡之數若閩中則仍無諸搖分治之竊意黔中亦當類是孟堅所以不取也其它紀傳述漢初事所舉郡名若羈若緄若吳若東陽之類皆楚漢之際增置非復始皇之舊且不久卽廢故漢志略而不書唯羈郡至武帝始改名丹陽故志稱故羈郡明乎非秦亦非漢也陳項初起之日漢未興而秦二世猶在故亦可稱秦置要不在三十六

罷之內苟知秦本無四十罷則裴駰之謬不辨自明而諸家紛紛補湊皆可以不必矣執事以爲然乎否乎幸詳示之

又

宋志南梁罷睢陽縣所治卽二溍晉壽春縣後省僕向疑太元收復以後僑立梁罷不更立淮南罷與壽春縣執事以爲淮南南梁二罷晉末當竝立其并合實在永初以後今檢劉敬宣傳義熙五年出督淮西其結銜云淮南安豐二罷太守梁國內史則其時尚有淮南罷有罷則必有所領之縣僕向所疑今乃豁然執事之益我

良多矣至謂二罷之合在宋永初以後則恐未然攷義

熙八年土斷揚豫

見謝晦傳

是年向靖戍壽陽傳稱安豐汝

陰二罷太守梁國內史不云淮南太守是淮南已并入

梁罷不待永初也蓋其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淮南罷

境

志稱晉末卽義熙八年也

因割壽陽縣爲梁罷實土而淮南罷移

於江南壽陽不復爲縣矣晉宋時刺史鎮戍之地若姑

孰懸瓠礪礪滑臺之類皆非縣名但言鎮壽陽不足以

爲置縣之證